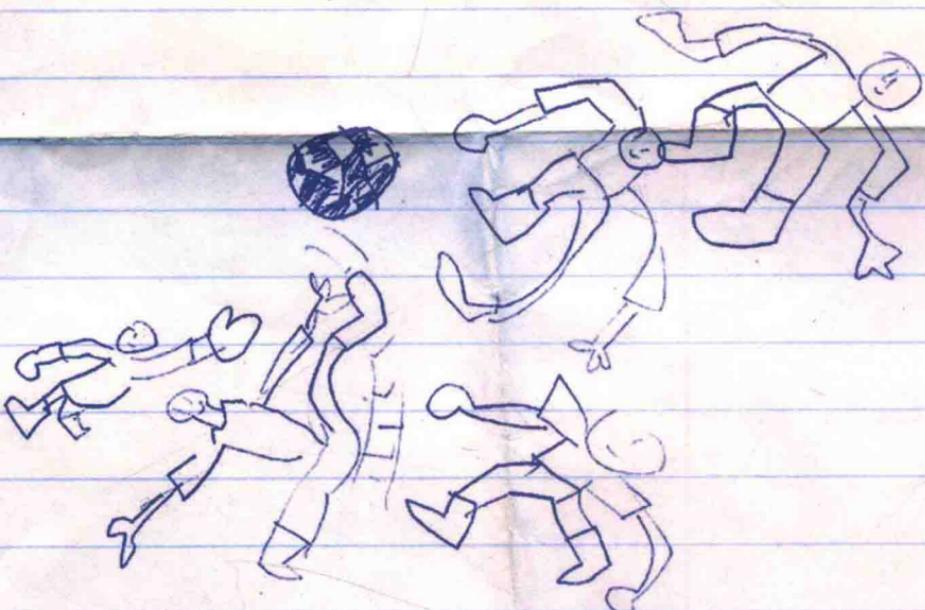


五行 頽簸

梁靖芬 ◎著



五行顛簸

梁靖芬◎著

有
人
出
版

本书获得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双福文学出版基金
2011 年度小说组优秀奖，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

有名系列 42
the name

五行颠簸

梁靖芬◎著

作 者／梁靖芬

责任编辑／曾翎龙

封面设计／龚万辉

内页设计／陈文礼

内页绘图／陆逍遥

校 对／叶君菡

发 行 人／杨嘉仁 周若涛

出 版／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755513-K)

No. D-6-1, Pelangi Utama,

Jalan Masjid PJU 6A,

474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传真：+60 3 8319 6688

网店：<http://www.got1shop.com>

网址：<http://www.got1mag.com>

电邮：got1mag@got1mag.com

印 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马新销售／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603 91796333

传真：+603 91796060

初 版／2013 年 4 月

售 价／马币 25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78-983-2812-75-3

目录 /

序 / 黎紫书 004

水颤 015

土遁 043

玛乔恩的火 081

刻木 107

黄金格斗之室 133

颠簸 159

后记 187

五行颠簸

梁靖芬◎著

有人
出版。

本书获得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双福文学出版基金
2011 年度小说组优秀奖，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

有名系列 42
the name

五行颠簸

梁靖芬◎著

作 者／梁靖芬

责任编辑／曾翎龙

封面设计／龚万辉

内页设计／陈文礼

内页绘图／陆逍遥

校 对／叶君菡

发 行 人／杨嘉仁 周若涛

出 版／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755513-K)

No. D-6-1, Pelangi Utama,

Jalan Masjid PJU 6A,

474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传真：+60 3 8319 6688

网店：<http://www.got1shop.com>

网址：<http://www.got1mag.com>

电邮：got1mag@got1mag.com

印 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马新销售／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603 91796333

传真：+603 91796060

初 版／2013 年 4 月

售 价／马币 25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78-983-2812-75-3

目录 /

序 / 黎紫书 004

水颤 015

土遁 043

玛乔恩的火 081

刻木 107

黄金格斗之室 133

颠簸 159

后记 187

序 / 黎紫书

人们多叫她“阿布”。我叫她梁靖芬。连名带姓地，像以前在学校里同学间的彼此称呼。当然老师也同样那样喊学生的，梁靖芬。

不久前我们才刚在谈天中提起，与她初见，那是十余年前的事了。似乎我们当时曾抱膝聊至半夜，大概聊的是文学吧？不然又能是什么呢？那画面里的人都拘谨与青涩得很。以后我们还曾短暂地共事，那时她已在北大修成硕士，职场上我是上级，便没了抱膝夜聊这种未识世故者才有的诗意行径。

但总是十余年相识了，那一声人人亲昵地喊着的“阿布”，在我却十分拗口，心里也曾默默试着念过，终觉得不对味，便几乎从未那样喊她。我还是喜欢连名带姓相互称谓，听起来像同辈之间的不拘，便感觉我们这些马华写手在同一个校园里的一起学习和成长。我自然也明白自己年

长，在写作的路上比她先行，出道早，必然在她意识中是个前辈，但我以为写作这事，虚长几岁丝毫不占优势，再说在马华的写作圈子里，大家其实都写得有点随意，有点漫不经心，也常四顾茫茫，即便先走了几步，也难说谁比谁探索得更深入一些。

但十余年终是过去了。人会成长，会变得成熟，会有了明确的志向，或至少会比年轻时更认清自己。我以为多年前她曾经对我说过，比之散文，她更在意小说。记得2001年她得了第六届花踪文学奖的马华小说首奖，距今已逾十年，她才终于交出了这一部短篇小说集。当年的得奖作品〈水颤〉就在集子里，于我看来那像是一条闪亮的起跑线，但十一年里头认真抱着文学创作的心态在写的小说（抱歉，我总觉得之前另一本集子《朗岛唱本》里的作品写得过于散漫。）只有各以金、木、水、火、土入名的“五行”诸篇，加上〈颠簸〉，总共七万字的六个短篇，这产量怎么说都少得叫人纳闷。

我想我明白梁靖芬何以要我为这书写序，有些事情我们之间从未谈及，但我们心里都明白，也都料想对方会明白。文学和创作向来都不是我与她之间的话题，我知道我们了解这路非得独自摸索着走不可，也许我们其实有点刻意回避，虽都对写作偷偷地执着，却都不想表现得过于严

肃（但又忍受不得别的写者对文学的过于轻慢），似乎把创作看得庄严了我们便会心虚，因为我们都明白自己有多少心志和能力去经受我们自己给文学所想像的重量。

我所说的“重量”，也可以是具体和有形的。就和我与其他许多马华文学创作者一样，梁靖芬的“认真写作”难免也得拿文学奖作测重的秤砣。在《五行颠簸》这部小说集中，排在最前头的正是当年的花踪得奖之作，〈水颤〉宛若文中写的帅船般云帆高张，像要乘风破浪，大有领航之势。我知道那次得奖，算是真正地让“梁靖芬”这名字放光，那以后马华文坛认真地关注起这后起之秀，一般都估计着这位年轻女孩会继黎紫书以后，成为下一个频频在文学擂台上争鸣发响的名字。

人们这般预测，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期待。怎么说梁靖芬毕竟与黎紫书颇有些共性，两人都是女的，都于年纪轻轻时先在马华最为人瞩目的文学竞技场上“一鸣惊人”（而且两人都在马华小说组中赢得她们的第一座花踪铜雕），再说〈水颤〉一文多少透着一股黎氏作品的味道，文中古腔古调的引言，一声催一声的“我祖上”，那接近神话般的传记式书写，甚至连作品题目也与黎紫书得联合报文学奖的作品〈山瘟〉多有相似。还有就是其时梁靖芬与黎紫书同为《星洲日报》文教组职员，人们心眼多，都

想当然耳地认为报社会利用传媒优势，不吝给于栽培和追捧。

事情却并不那样发展。那一届花踪得奖以后，梁靖芬辞职去国深造，直至在北大取得硕士学位，那几年里她在马华文坛几乎销声匿迹，也未与同辈的马华写作者般汲汲于文学奖项的竞逐。反正一切都与当初人们的预测相去甚远，梁靖芬在写作的路上走得悠悠荡荡，始终没显出什么野心来。倘若以文学奖座去计量写作者的成绩，可以说她早为如龚万辉和曾翎龙等与她年龄相若，出道期也相近的同辈马华作者赶上。这些后来居上者不仅在马华与台湾的文学竞技场上屡有所获，而且在文学圈中也有较强的行动力，处处展现着才情和企图心，因而向来行动低调，作风淡然的梁靖芬也就让这些锋芒毕露的同侪引走了不少人们的关注和期许，并没有如马华文学同好们当初所预期的，成为“第二个黎紫书”。

我一直在旁观着。从以前我就觉得这女孩真不容易，我看自己无意之间也不知何时给她投下的暗影，而我明白她虽静而低调，却也强而自觉，不会甘于一直站在影子里。事实上我也真的在我们后来的一些疏远的交流之中，惊讶地觉察出一股较劲般的意味。我想我大概于曾几何时给她说过些自己对创作的见解吧，以后她成长，有了更清

晰明确的想法，知觉了那些见解的粗浅或谬误，必然会像个不服气的孩子，在创作的实践上暗暗用劲，努力要破除阴影，掰下那个存在于想像中的手腕。

多年来我一直饶富兴致地等着瞧，而且很高兴她经过了〈水颤〉的创作阶段以后，终究没有成为第二个黎紫书。换作我是她，肯定会认为“第二个”已经够让人不屑了，“第二个黎紫书”岂不更丧志？我认得她那种对文学创作悠悠荡荡的姿态，晓得在那近乎怠慢的态度底下其实隐着傲气。尽管不常在文学竞赛中冲刺，她却在数量不多的小说创作中积极思忖着摆脱与突破，慢慢探索着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好小说。

也因此在留学北京期间，她有点过于胆大地先在语言上大开门户，写出〈土遁〉那样的作品来。因着其时对创作本身的懵懂以及人生阅历上的青涩，加上一个年轻写作者急切于寻求突破的焦虑，这小说比之两年前的〈水颤〉，显得用力太猛而调度失控。梁靖芬这作品有着鲜明的企图，她动用了特别多的马华方言以彰显马华色彩，而且把中国大陆的语言混杂在叙述里，然而企图远远大于策略，当时的她尚未有能力在万字的篇幅里驾驭这些庞杂的地方语言，以致小说整体看来像一锅方言的大杂烩，语言上有着明显的拼凑痕迹，反而无法突出其中任何一种方言

的美感与特性。

语言的经营是每个小说写作者都必须用心做的一项长远的功课。它须要在练习中不断探索，才能实践出成果。以后梁靖芬写〈刻木〉，对语言的把握已臻圆熟，不仅叙述上流畅自然，文字上也呈现刻苦雕琢以后一种洗尽铅华的意思。这时候梁靖芬已掌握了属于自己的调子，语态淡然，人物形象与地方色彩的捕捉更为精确，再无前面两个作品显而易见的“用功”。只是当语言中的砾石被剔净以后，梁靖芬自然会看见这片“净土”实际上所凸显的荒芜。

我总觉得我们这一辈，以及我以后的许多马华文学创作者都对文字语言太着迷也太用功了，以致我们总要在语言已经营得相当成熟以后，才赫然发现除了文字语言以外，我们对于写作本身诸如技巧和内容等的掌握，相对地稀薄疏落。甚至也因着这种相对性的必然效果，我们的作品往往显得语言过分的精巧华丽，而内容特别的浅薄，精神特别的贫乏。

在〈刻木〉一篇中，也许是因为语言文字不再“碍眼”，阅读时自必一目了然，看到了小说整体在结构上重心不稳，以及人物与情节等处理不及的情形。这些问题说大不大，尤其是它们似乎都能用后现代什么的说法来虚与

委蛇地掩盖。但我在写作这事业上终究是个传统匠人，总觉得写小说到底是一门说故事的艺术，因此除了语言文字以外，尚有其他必须练好的基本功。“把小说写得好看”说来多么低俗，直让年轻的文学创作者鄙薄，可我晓得那轻蔑里头不无心虚，因为我们只要有足够勇气敢于对自己诚实，便得承认自己笔下的那些小说，多与后现代无关，实在是因为作者底子不好，基础不稳，计算失准，或因上梁不正，才会最终写得歪歪扭扭。

我想梁靖芬是明白的，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对自己诚实。所以来她才会不动声色地在小说的内容与叙述技巧上暗下苦功，写出了〈黄金格斗之室〉与〈玛乔恩之火〉。这两个短篇语言醇美，其中〈黄金格斗之室〉完全摆脱了过去“为马华而马华”的符号化书写，以贴近真实生活的手法写不同种族的两家相处之难，暗喻现实中马来西亚社会的状况。小说最后以戏谑的胸罩事件与“响屁”告终，笔调诙谐，幽默地避开了这类题材一般免不了的悲剧性，这在马华书写中并不常见，我以为那是梁靖芬在经历瓶颈期后，单独思考而觅出的一条“出格之路”。

至于写女同性恋的〈玛乔恩之火〉，在这集中是唯一不谈民族与家国的作品，我恰恰认为这一篇方方面面都成熟和圆满，或许也因为明知作者把自己的留学经验融入

其中，因此便觉得这一篇的情感和语言都最自然。这圆熟之境虽为写作者所追求，然而一旦走到这境界，自觉度高如梁靖芬的写作者也就难免惶惑，唯恐以后将被自己的老练所圈套。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呢？她后来的〈颠簸〉复又表现得散漫和摇摆。我以为这散漫里头有着某种隐藏的焦虑，透露了一个年轻写作者在创作路上独自摸索时的惶然。这小说就像它的作者梁靖芬一样，总是惯性地耸耸肩要表现自己的不在意，可惜她看不见自己的目光——而如果不是因为执着，一个人的眼神断不会如此迷乱。

这集子，终是作品太少了些。但我知道梁靖芬还会继续躲在“生活”这张被子底下偷偷修炼，写出更多更精采的作品来。而我，当然还将继续等着，观察着，也继续祝福和期许。



Daniel Xiao You Look
陈立强 之强

水颤